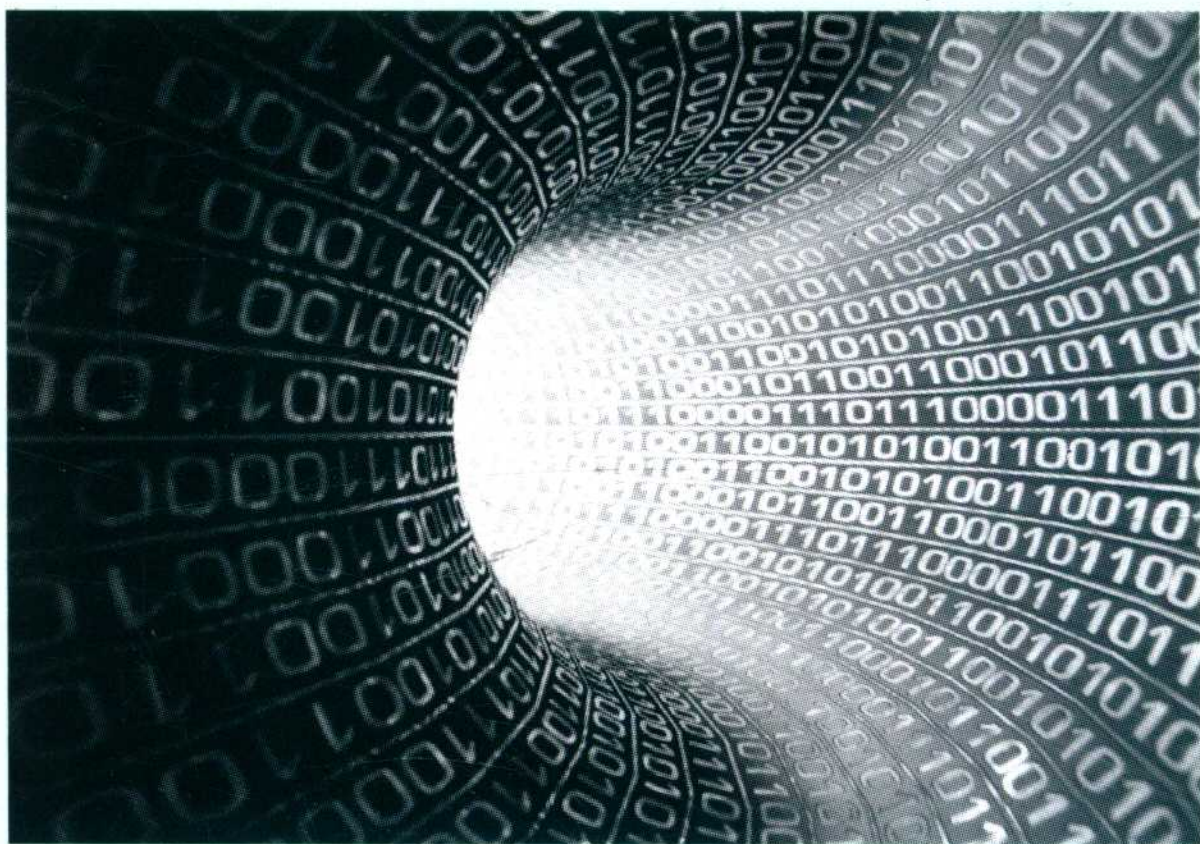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Mots de passe

Jean Baudrillard



密码

〔法〕让·波德里亚 著

戴阿宝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Mots de passe

Jean Baudrillard

密
码

〔法〕让·波德里亚 著

戴阿宝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码 / (法) 让 · 波德里亚著; 戴阿宝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49-3467-5

I. ①密… II. ①让… ②戴… III. ①西方哲学-文集 IV. ①B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890 号

Mots de passe by Jean Baudrillard

© Pauvert, département des éditions Fayard,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NUP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7-A-0138

密码

著 者 [法] 让·波德里亚

译 者 戴阿宝

责任编辑 陈晓菲 侯若愚

责任校对 杨全强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55千字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者导言 密码：波德里亚理论的玄机

给自己的理论设置密码，或许是那些公认具有原创性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所提出或被阐发的理论创意。其实，如果说理论有密码的话，那肯定不会是别的什么，只能是一些原创性概念，一些旧词翻新后的全新意涵，也由此，一种新的理论话语产生，一种新的思想路径发现，一种新的影响存在，而这也是一种你只有弄懂了才能够、也才有资格去领略的思想家的理论魅力。面对密码，破解密码，还可以说是知识人的一种求知乐趣，一种生命力的呈现，更是一种知识澄明和推进的方式。尽管波德里亚那个时代的法国思想界人才辈出，但是能这样为自己的理论设置密码者为数不多，波德里亚算是其中一位。

说到密码，通常是需要他人来破解的。设密人只要把密码设定好，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波德里亚非常特别，他不仅自己设定密码，而且还亲自上阵破解密码。在这本小册子里，波德里亚为其设定的十五个密码一一解密，仿佛是要告诉人们：我的奥秘尽在这里。其实，以我之浅见，波老本人的解密或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在众声喧哗的今天，在接受理论、读者批评理论乃至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日益流行的今天，他自己的声音再强大，也会随着研究者在不同地域、不同语境下所选取的观照视角而发生改变，甚至被湮没。但这样一来，波德里亚的理论内质和学术价值反而不会因为他本人的任何先入为主的设限和框定而受到约束，也不容易产生那种被严格推崇和遵从的只限于思想家个人的界限和指向。他自己的解密，如果能够成为他人读解时的一种镜鉴、一种参照，就已是万幸了。

这本小册子，看似只有区区十五个密码，而且波老的解码也算是言简意赅，但其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之长、理论内涵之丰，可以说囊括了波老大半生的理论建构。为了使初涉者对其理论的

发展脉络有所了解，作为译者，我在这里勉力提供有关密码设定和波老解码的必要语境以及有助于加深理解的延伸视野。

一、不可错过的“象征交换”

象征交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应轻易放过的术语，它在波德里亚的思想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1976年，波德里亚出版《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用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话说，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性社会的‘激进否定’”^[1]，标志着波德里亚学术生涯的一次根本性转折。之前，波德里亚已经出版了若干重要著作，尤其是《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和《生产之镜》（1973），其核心意涵都是承续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集中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价值。当然，波德里

[1]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4.

亚在具体文本语境中试图有所创新，比如他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格外关注消费问题，在使用价值之外格外关注符号价值问题等，但资本主义生产和价值逻辑始终或隐或现地左右着波德里亚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走向。

尽管 1976 年不是什么特别的年份，发生在 1968 年的西方五月风暴表面上看已经渐行渐远，回到书斋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法国思想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审视和批判力度仍然不减，而清理门户、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省思、与之前的行为告别也成为题中之义。可以说，波德里亚的转身集中表现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出版上。迈克·甘恩（Mike Gane）甚至称其为波德里亚最重要的一部著作^[1]。

一般认为，象征交换的基本意涵来源于莫斯和巴塔耶的相关研究。前者通过对具有原始社会形态的现代部落考察发现，礼物馈赠作为一种交往模式，其特点不在于对礼物使用价值的利用，

[1] Mike Gane, "Introduction", in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California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 1.

而在于对礼物象征价值的凸显，礼物交换更多地诉诸部落或族群之间的联谊动机，少实用性，多仪式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活动甚至是在破坏和耗损财富，其目的只是为了展示交换自身的符号意义，不再顾及物品固有的实用性。后者则提出社会活动中的耗费、浪费、牺牲，比起生产和价值具有更为基础的作用。这是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思想。西尔维尔·洛特林格（Sylvere Lotringer）在介绍巴塔耶的相关思想时说：“1933年，在读了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之后，巴塔耶把牺牲经济拓展到现代劳动。莫斯用西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模式反对资本（使用和使用价值）的‘有限经济’，夸富宴是一种象征交换，物品在夸富宴中被仪式性地破坏，竞争激化到发生暴力的程度。对于巴塔耶来说，唯有无用的耗费才能抵制资本交换的抑制作用。”^[1]波德里亚这样评价说：“巴塔耶作品中有一种作为过度原则和反经济原则的死亡观，由此产生了奢侈和死亡奢侈型的隐喻。只有奢侈而无用

[1] Sylvere Lotringer, “Introduction”, in Jean Baudrillard, *The Agony of Power*, trans. Ames Hodge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p. 19.

的消耗才有意义——经济则没有意义……”^[1] 其实，无论是莫斯还是巴塔耶，他们给予波德里亚的启示在于，象征交换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他者，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价值和交换法则之外的社会运作形式，这样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架能够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发起挑战的目的。因此，波德里亚尝试在围绕象征交换组织起来的前现代社会与围绕生产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之间做出区别，从而完成自身的理论转型和思想更替。

象征交换激发了波德里亚畅想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类社会形态的理论冲动，他甚至假设我们当下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夸富宴中：“或许，我们还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夸富宴中。在我们划定的区域中，各种各样经济的、解剖的和性的合理性似乎齐心协力，但是，基础的、激进的形式始终是挑战，是更胜一筹，是夸富宴的形式，也因此是否定，是牺牲价值的形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牺牲模式里，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不仅不愿意承认，也没有能力承

[1]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认因为缺少仪式，缺少神话，我们再也不具备这样做的手段了。”（《密码·象征交换》）可见，夸富宴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作为等价之外的另类交换形式意指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构建的可能。象征交换的胜利意味着围绕着生产和价值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等级制度乃至社会结构被彻底颠覆。

当然，对于波德里亚来说，象征交换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意指原始社会的交换形式；也不仅仅是一个指向现实的经济学概念，以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波德里亚在后来的理论叙述中一再援引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试图把这一概念推到理论构建的前沿，此时的象征交换已经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上升到普遍性的哲学高度。

波德里亚说过，“象征通常是作为事物的可逆性符号”^[1]而出现的，所以象征交换的可逆性特质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受到波德里亚的格外青睐，可逆性也由此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被设定为西方千百

[1] Jean Baudrillard, *Paroxysm: Interviews with Philippe Petit*,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p. 39.

年流传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对立物。一般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线性思维，本身具有单一、明晰、封闭、目的不可逆的思维特点。波德里亚提出，形而上学的“价值通常是单向性的，它根据等价系统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而象征交换中的价值具有可逆性”，这种“可逆性是生与死的可逆性，是善与恶的可逆性，也是我们根据替代价值构建的所有事物的可逆性”。（《密码·象征交换》）有访谈者这样总结说：“循环之外一无所有。你本人与巴塔耶的差异就在这一点，对你来说，无物溢出循环。”波德里亚进一步解释道：“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只是在谈经济，虽然耗费超越了等价法则，但是基础概念还是生产或再生产，还是必需品的消费，还是在寻找被诅咒的部分。相反，在可逆性中，一切都是‘被诅咒的部分’或根本不存在‘被诅咒的部分’，因为没有剩余问题……在这一建构中（我们不再称之为经济），我们完全超越了经济，甚至超越了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1]

[1] Jean Baudrillard: *From Hyperreality to Disappearance: Uncollected Interviews*, eds. Richard G. Smith and David B. Clark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7-68.

巴塔耶所谓“被诅咒的部分”，是指超出实际使用的多余部分的耗费，在使用价值的等价交换之外构建非等价交换——符号交换——所产生的耗费。其实，巴塔耶的耗费概念在实用经济学之外为拓展符号经济学乃至非经济学提供了可能。从耗费走向可逆，波德里亚强调把耗费中的可逆进一步纳入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意义场域。凭借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线索，我们就有可能有效地理解象征交换对于波德里亚理论建构非同寻常的意义：从经济的循环到思想的可逆，这是波德里亚构建一条哲学路径的尝试。由此，象征交换的特质——可逆——成为我们观察事物的至关重要的方式。

波德里亚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出版以及其中有关象征交换概念的讨论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1]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正视这一问题、把象征交换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的切实根据。

[1] Jean Baudrillard: *From Hyperreality to Disappearance: Uncollected Interviews*, p. 61.

二、该是客体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从象征交换所奠定的理论改造起步，对于理解波德里亚的思想无疑是一个可取的路径。提出客体的莅临完全可以说是象征交换思维引导下出现的一个更具思想颠覆性的举动，也可以说，这是波德里亚后期理论建构中一个深具冲击力的理论构想。客体在本书的密码中位列第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波德里亚之所以选定客体作为他后期实施理论变革的对象，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形而上学设定的各种二元对立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是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形态，其他的二元对立，比如真与假、善与恶、表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都可以说是主客体对立关系的某种意义上的衍生和延伸。从客体出发，挑战主体，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按照德里达的洞见，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构成等级秩序的根基，其中一方始终处于上位，控制和压抑另一方，这样的情形具体可能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乃至语音中心主义，也集中体现在

德里达眼里的在场形而上学中。德里达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延异性解构，通过抹平一切来消解任何一方的独断性，从而彻底摧毁在场形而上学，由此“所有形而上学概念对立（能指和所指、感性和理性、文字和言语、言语和语言、历时性和共时性、空间和时间、被动性和主动性等等）——因为它们最终都指涉某种现存事物的在场——就变得不恰当了”^[1]。与此相对照，波德里亚的“解构”也算是独辟蹊径：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对峙中，客体改变自身甚至抽离自身，彻底拆解二元中的等级关系，使主体失去控制对象的任何可能，从而谋求在客体的脱域和蜕变的意义上摧毁传统形而上学。这不能不说是波德里亚与德里达异曲同工的理论抱负。用波德里亚的话说，这一举动企图实现所谓的“水晶复仇”。

一次访谈中，波德里亚在回答何谓“水晶复仇”的问题时说：“我称之为的‘水晶复仇’……什么是‘水晶’？它就是客体，就是纯客体，就是纯事件，是不再有起始和结束的东西。客体是

[1] 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余碧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34页。

主体始终想给予起源和目的之物，尽管它从来不曾如此，今天它开始重述自身。”^[1]按照波德里亚的构想，“水晶复仇”的第一步就是客体脱离主体的控制，去除主体为客体设置的一切特征，使自身成为一个纯粹的客体存在；接下来，客体凸显自身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主体遮蔽。而“水晶复仇”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使主体缺席，从而谋求客体的纯粹性和自主性。波德里亚说：“在我看来，客体几乎在激情燃烧，或至少它想拥有自己的生命；它可以抛弃使用的被动性而谋求自主性，或许甚至谋求一种对过度控制它的主体进行复仇的能力。客体一直被视为一个惰性而沉默的世界，按照我们的意志去行事，基于我们创造了它这一事实。但是对我来说，那个世界想要倾吐其使用性以外的东西。作为符号王国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都不简单，因为符号总是抹消事物。所以，客体设定了真实的世界，还设定了真实世界的缺席，尤其是主体的缺席。”（《密码·客体》）这就是客体反抗主体的致命策略。

[1]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ed. Mike Ga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51.